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中國人民文

英雄們的十月

華山著

中華新書局印行

中國人民英雄

中國人民英雄
文藝月十

華山著

江西師院

英 雄 的 十 月

著 者 華 若 著
編 輯 者 中 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者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3000(X)—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錄

審洞陣地戰·····	一
礮堡線上·····	一四
踏破遼河千里雪·····	五四
其塔木戰鬥的英雄們·····	六一
英雄的十月·····	七五

審洞陣地戰

武鄉是太行區豐饒的產糧區，鬼子常常出來搶糧拉牲口，真個是『三天一小掃蕩，半月一大掃蕩』，鬧的老百姓沒法安生。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又調來三四千兵力，一股腦兒在武鄉『駐剿』了半個多月，大小村莊全安上『釘子』，這裏一百那裏八十的，鬼子兵沒日沒夜的團團轉着，這隊剛走那隊又來了，活像走馬燈一樣。

鄰近的老百姓都擔心着說：『這遭武鄉家可活不成啦！』因為他們知道：半年前鬼子在武鄉的年關『掃蕩』，一傢伙就殺死一千多人，搶走糧食兩千石，而出動的鬼子還沒有這次多呢！但是事情却完全兩樣。有很多村子，雖然給鬼子住上半個多月，可是連一粒米也沒有丟掉，人更用不着說了。事後武鄉家都很得意的說：『挑殘（摧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也越多！』而『審洞陣地戰』這個新的羣衆創造，正是武鄉人民戰勝敵人『駐紮清剿』的鬥爭辦法。

一「野窖不頂事」

前些年，鬼子「掃蕩」時，老百姓就逃到「野窖」裏去躲。武鄉這地方，到處都是些黃土層的斷絕地。屹樑上看時倒也還開闊平展，可是河溝底却東彎西折，到處都是「迷溝子」。從前老百姓躲避官府和強盜的「野窖」，大半是挖在「迷溝子」裏。

武鄉曾經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情：搶糧的敵人在屹樑上，發現河溝底下有一隻牛。兩個鬼子跑下去找了半天，沒找着。回到屹樑上一看，牛還在老地方。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沒有找到。再回到山上，那隻牛還是一動沒動。於是六個鬼子分成三路，分頭下去尋找，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這麼的東找西找，一直鬧到太陽落山，還是沒辦法走到牛跟前，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

類似這河溝的怪地形是很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向認為「野窖」保險：鬼子找不到。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迷溝子」去受罪三兩天，躲過鬼子的眼睛就沒事了。

村子裏找不到人，敵人全變成些亮眼的瞎子。沒有老百姓引路，別說藏糧的暗窖地窖沒法找，就是出門走步路，也常常岔到「迷溝子」裏，半天轉不出來。於是，從一九四〇年起，「掃蕩」的敵人到處玩起血腥把戲，想把老百姓驅回村子，把大隊兵力分成很多小股，專門到山溝裏搜索民衆，碰到十個殺十個，碰到三五十就殺三五十，連懷裏

抱着的小娃兒也不放過。來不及離開村子的，反而平安無事。鬼子還故意拍着他們的肩膀說：『村裏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山溝裏都是「共匪」，良心大大的壞！壞人撕拉撕拉的，好人皇軍保護的！』

自然，搜山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民兵的冷槍保不住會從那裏打來，鬼子躺倒了還不知是怎樣死的。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務漢奸，到處慫恿老百姓，不讓民兵打槍：『可不敢打。旁人日本家就是八路死對頭，一打槍倒把日本引過來啦！』而敵人呢，也裝着只打八路的樣子，那裏有民兵打槍，就拚命往那裏搜索，那怕三兩百人在一條溝裏搜上三兩天。

『野窩』的確不好找。但是他有一個大毛病：斷崖絕路跑不了。殘暴的敵人，就把成村的民衆堵在裏面，活活用火燒死。又到處揚言：『這是因爲民兵打槍的緣故。』

這時候，很多老百姓也糊裏糊塗，跟着特務漢奸們大罵民兵：『都是你們這些引火柴，把鬼子引到咱頭上來啦！』老婆哭着不讓丈夫打游擊，父親把兒子的步槍埋到野地裏。弄得年輕小夥子們，一個個垂頭喪氣，鬧着不幹了，他們說：『打個鳥，咱賣命保家鄉，連爺娘婆姨都反對，還有啥幹頭！』

沒有民兵積極活動，特務漢奸就威風起來，公然糾合『二土匪』偷東西，給『掃蕩』的敵人引路。百幾十年來沒有給州官和盜匪發現的『野窩』和糧食窖，現在却給鬼子挖開了，甚至光緒年間打下的祕密『套窩』也給掏得精光。老百姓愁着眉眼說：『「野窩」

『不頂事啦！離開家門，不給打死也得餓死。橫直一個死，還是死在家裏好！』鬼子的陰謀成功了，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糧食堆在家中。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武鄉遭到了空前的血洗，一次鬼子在那裏殺害了一千多個被欺騙的民衆！

二 『不打活不成』

但是即使是最痛心的二月『掃蕩』中，也不是每個村子都上了鬼子的當。×××村的老百姓沒有聽信特務漢奸們的謠言，他們跟着民兵指揮部躲到山溝裏。鬼子往溝裏搜索了三次，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槍。——待要不理吧，子彈老在後腦門上響着，待要回過頭去追吧，民兵却撇開兩腿溜掉了。你追得慢，他慢慢跑，你追得緊，他跑得更快。你待要丟下不追，民兵却索性坐下不動了。搞得鬼子們眼睛冒出火來，一股勁撲上山頭去，

比賽翻屹樑，民兵才不怕呢！他們故意把敵人引到自己這邊來，離開老百姓遠遠的。這事情告訴武鄉民衆一個真理：『敵人總是敵人，不打活不成！』但是，怎樣打法呢？

民兵丟不下家庭，是沒法安心打仗的。但如果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生命財產還能有什麼保障？沒有民兵打游擊，老百姓更加不會把糧食藏到野地去了。而糧食正是老百

姓的命根，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裏，誰又能放心躲到山溝裏去？——於是，中心問題給找出來了，當地的共產黨在總結這次經驗教訓的時候說道：『轉移羣衆，武裝民兵，埋藏糧食資財，是展開腹地羣衆游擊戰爭的三個基本環節，而轉移羣衆則是中心的一環。』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鄉所出現的『保險窖』，正是當地的黨和羣衆所共同創造的完全轉移羣衆的地方。

三 『保險窖』

新挖的窖洞，是按照下面三個條件設計的：第一，『找不到』（像秘密野窖那樣不易找），第二，『進不去』（萬一給發現以後，也可以和敵人鬥爭，守住窖口），第三，『悶不死』（有氣孔，有兩個以上的出口，不怕敵人堵死窖口）。老百姓把他們叫作『保險窖』或者『四眼窖』。

我曾經參觀過一個『保險窖』。洞口就在路邊。以前在那裏來回走了幾趟，什麼也沒有看到。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小黑洞，洞口是那樣小，只能和蛇一樣往裏爬行。幾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我一直不能把腿稍爲彎過來，略略一抬頭馬上就碰着土壁。裏面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感到已經爬過兩個深坑。引路的

老百姓說：第一個坑可以堆滿荊棘，把路堵住。第二個坑可以用石板裝成陷阱，誰個踩到石板上，立刻會跌到坑裏，同時另外一塊石板，也從上面朝他腦袋打下來。再往裏走，洞壁兩側開着兩孔小窰。負責保衛窰洞的人，就拿着火柱、藥刀、斧頭等埋伏在那裏，等敵人的頭剛剛爬到跟前的時候，突然把他打死。——老百姓把這三道障礙，叫做『三關』。

過了『三關』還有『三彎』。我又得像蛇一樣爬着。有時腦袋簡直往下垂着，不一會又感到腦袋往上直伸。這樣來回折了三趟，身子突然自由起來，也開始看見亮光。我到了另一個天地。一條狹長的過道，比頭還高出些許。過這兩側，排列着整整齊齊的窰洞，有糧食窰，有廁所窰，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窰。光線從通到外面斷崖上的氣孔，射到人住的窰洞裏。

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樓梯一樣的長土階，可以通到另一層同樣的窰洞。原來這叫做『樓上樓』，『天外天』，一層又一層的，他們簡直是把整個村子，搬到地下去了，三幾百個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

我從另一端爬過『三彎』，再爬過『三關』。整整爬了二十分鐘，才從新看到刺眼的陽光。不想自己却已經到了另一條山溝。如果想繞到剛才的進口，最少還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溝和山路。當然，並不是每個『保險窰』都是這樣打法，但是無論如何，武鄉的民衆，從老頭子到小娃娃，以至小脚的老太婆和年青媳婦，他們雖然不能像民兵一樣翻

屹樑打游擊，現在却找到一個和敵人鬥爭的堡壘了。

四 「窖洞陣地戰」

但是，窖洞終究是死的東西，如果洞裏的人沒有決心鬥爭，「保險窖」還是一樣不保險。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反「掃蕩」，恰恰考驗了兩種不同心理的人。××村給鬼子佔領了。三天中民兵到那裏襲擊了三次。鬼子分明看見幾個拿着武器的老百姓衝到村邊，但是剛剛追趕到一塊凹地附近，却連一個影子也看不見了。

那是一塊很奇怪的凹地，不知什麼年代，給大水冲陷了一道很深的裂縫，走下去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只是洞口放着一隻酸菜甕。敵人不敢進去，就在凹地邊放了一個哨兵。

哨兵在那裏守了三天，什麼也沒有看見。第四天，洞裏忽然鑽出一顆女人的腦袋，伏到甕上去喝「漿水」。

於是來了好些鬼子兵，吆喝洞裏的人趕快出來？裏面沒有回聲，鬼子朝洞裏打了兩槍，還是沒有回聲。

兩個鬼子往洞裏爬進去。不久就抓出來兩個婦女，野獸們把她們強姦了，然後把她們雙腳提起倒栽到崖底下去。

鬼子知道裏面還有人，但是不敢進去了。他們用一組組的乾草堆在洞口燒着、熏着。等到八路軍把敵人打走，洞裏的十三個婦女，只有一個沒有給熏死。因為她正坐在氣孔的旁邊。從她的口中，我們才很痛心的得知她們慘死的詳情。

民兵曾經到洞裏去過三次，要把她們轉移到另一個窖洞去。因為那裏太靠近敵人了。但是她們不出來，她們說：『咱跑不動，鬼子找不到這裏的。』民兵沒辦法，只好叫她們好好躲着，不要暴露目標，然而有一個婦女，却隨便爬出來喝水了，雖然旁人死命反對着她。

鬼子往洞裏鑽的時候，她們好些都拿着菜刀、火柱、和錐子剪刀之類的傢具，而鬼子却連身子也不能直起來。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把鬼子打死，反而看着兩個婦女給拉走了。

在洞裏他們聽到外面哭叫，聽到那兩個可憐的鄉親給摔到崖底。她們感到死的恐怖，而敵人真的又用煙火殺害她們了。好些人都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是誰也捨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他們怕自己的被子被煙熏壞了，……他們苟安、自私、不守公共的紀律，不敢和敵人鬥爭，甚至於捨不得自己的一條被子。終於給殘酷的敵人殺害了十四個。

××村子和她們完全兩樣。那裏的窖洞打在一道很深的夾壁底下。民兵用繩子把村民吊下去，然後才一個個鑽進旁邊的洞裏，夾壁上看不見洞口。搜山的敵人用繩子吊下

兩個僞軍，看看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僞軍很高興，他們發現那裏有一個祕密窰洞。但是一隻手榴彈却突然從洞裏扔出來。當鬼子把繩子扯上去時，兩個僞軍早給炸的稀爛。

於是鬼子決定用火攻。一把把着了火的穀草，落到窰口前。

洞裏的人早想到這一着，他們準備了很多沙土。男女老少搶着用沙土撒到火上去。他們把窰洞當作陣地，這樣和敵人戰鬥到黃昏。

這時乾草已經把洞口的夾壁堆滿。任你多大的火也熏不到窰裏去了。第二天，鬼子們又到那裏去，一心要把洞裏的老百姓弄死。可是民兵們却在黎明以前，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繩子吊出來，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去了。

類似的事情多着呢。二百多個敵人，在××村的『保險窰』跟前圍困了一整天，打算用鋤頭和鐵鍬把洞口挖開來。正挖得起勁呢，不提防幾聲大砲，却轟到他們中間，打的幾十個鬼子滿身血點斑斑，眼睛鼻子全給血污糊成一片。——原來這並不是什麼『大砲』，村裏民兵用榆樹幹做成的『榆木砲』，早在三里路以外的屹樑上安好了。土造的火藥把幾十斤鐵砂和石頭，打的鬼子連哭帶叫的，鋤頭都來不及拿就跑掉了。好些地方挖窰洞的敵人碰響了埋在洞口的地雷。或者用乾草堆熏窰洞時，反而叫草堆裏的手榴彈炸死自己。尤其感動人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中，柳溝的老百姓在窰洞裏和敵人抗拒了半個月，一直到洞裏的糧食和水都吃完了。正在這時候，八路軍的一個連和

那村的民兵，突然在一個晚上打進村子，把洞裏的老百姓救出來，一個個全給搗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進攻『窖洞陣地』的敵人，不但碰到婦女、兒童和婆婆老漢們的頑強抵抗，而且還常常遭到民兵們的意外打擊。

五 『窖洞黑麻麻，心可亮咧！』

×××村有三個『保險窖』，兩個是住人的，另一個是牲口窖，那一天敵人出動，深入根據地四十里多，村子已經可以聽到機關槍響，他們還留在村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面推炒麵一面說：『不怕，指揮部（村政府和民兵組織的反『掃蕩』指揮機關）不開話，啥事情也沒有。』

那時候正是秋收頭幾天，好些莊稼沒有收割，場裏堆滿着糧食。這些是不能讓鬼子糟蹋的，好幾個鄰近的村子，臨時組織一個聯防指揮部，保衛羣衆突擊搶收。情報員在山上佈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情報網，老百姓把他叫做『無線電』——前面山頭一吆呼，這裏的消息馬上又傳到後面的山頭去了。情報從這個屹樑送到那個屹樑，敵人一舉一動，十里地開外的村莊都知道一清二楚。只要敵人沒朝着自己的村子前進，人們總是忙着收割、打場、打糧食窖、推炒麵，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整天拿着一隻『牛角號』跟着指揮部來回跑着。第一聲號響，

老幼婦女們開始撤退了。牲口趕到窖洞裏，添好草料，偽裝起來，民兵戰鬥班拉上山頭，中年人依然和民兵一起，給在搶收糧食，轉移的羣衆，準備乾糧和開水。

『保險窖』裏有一個『洞長』和一個情報員。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話，情報員從外面民兵那裏，不斷得到關於作戰和藏糧的消息，甚至敵人佔領了村子，民兵轉移到村外，每天還可從氣孔傳進來幾次消息。從情報員口中，他們知道全村的糧食，都埋到村外三里遠的僻野山溝裏了。知道民兵打死了三個敵人和一匹洋馬，知道偽軍三天來也沒吃過一頓飽飯，知道××村敵人找到三升穀子以後，也沒有鍋把它煮來吃……總之，所有的村民都安心。一個老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紡車，只要牛角號還沒有吹響第三聲，她的紡車總在窖裏嗡嗡地叫着，好幾天她沒有嘆過一口氣，她說：『從前鑽野窖，人像悶在鼓裏，心頭着實悶得慌。如今有民兵在，甚也不怕啦！別說窖洞黑麻麻，心可亮哩——鬼子到那裏咱都清楚，外面糧食也不要咱操心。整日夜心頭穩穩當當的，該做啥照樣做啥。』

她的話一點不錯。敵人在村裏『清剿』了八天，沒有一天不搜山找暗窖，也沒有一天不追捕民兵，臨到撤走的前一個晚上，一百多鬼子還把皮鞋脫下，和狗一樣地悄悄爬進山溝，總想找那村的老百姓來，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及至第二天往回撤退時，乾樑上不知怎地却滿佈了民兵，把騎着洋馬的『太君』打落地上。而××村呢，除了廁所裏的一隻破夜壺，給鬼子碰得粉碎外，什麼也沒有損失。

六 『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掃蕩』以後，武鄉再沒有人罵民兵做『引火柴』，也沒有人給鬼子引路刨窰洞了。各村的反『維持』鬥爭的退糧退款，過去是各戶分用的，現在都給民兵買了步槍。好些人家把祖傳的鐘鼎和鐵香爐等等古董，拿到兵工廠法給民兵換地雷。父親到野地裏挖出生鏽的步槍，還給自己當民兵的兒子，婆姨們在丈夫的掛包上，用綠線綉上『保家鄉』之類的花字……。

多閒的日子，街頭再看不到有人在太陽地裏胡扯淡。他們或者到山溝裏打新窰，或者把舊窰改得好好的。『閒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每個村民都會說出類似的話來。各戶人家除了鍋碗、炕席、和紡車以外，再難找到旁的東西。桌子板櫈只有小學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幾張。但即使這些東西，在敵人出動時也搬光了。集市到了晚上，所有的店家都把門敞開着，因為門板是白天才重新安上的。老百姓把一切不急用的東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進『保險窰』，甚至每天吃用的糧食，經常也不過在家裏放着斗把七八升。

我很難說現在武鄉到底有多少『保險窰』，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深入根據地的敵人沒有碰到一個老百姓，要是碰到的話、那就是全副武裝的民兵，他們對『皇軍』是『來時招待不周，去時好好歡送』。從洪水到蟠龍直通武鄉城的近百里的大